

# 湖广填四川

肖平 著  
HU  
GUANG  
TIAN SICHUAN



流沙河特别推荐

在肖平的这本《湖广填四川》书中，尤以第三第四两章最为精彩。移民过程之艰难困苦，创业成功之欢笑豪情，具体交代，生动陈说，史实确凿，文情两茂，为同类著作所未见，堪称翘楚。其意欲唤醒川人年青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

成都时代出版社

# 湖 HULIANG 埴

TIAN SICHUAN



# 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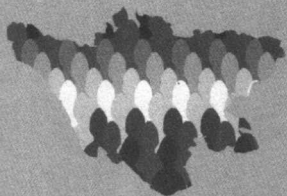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湖 埴 埴 埴 埴 埴

## 流 沙 河 特 别 推 荐

在肖平的这本《湖广填四川》书中，尤以第三第四两章最为精彩。移民过程之艰难困苦，创业成功之欢笑豪情，具体交代，生动陈说，史实确凿，文情两茂，为同类著作所未见，堪称翘楚。其意欲唤醒川人年青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



# 湖广填四川

HUGUANGTIAN SICHUAN

肖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广填四川 / 肖平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4

ISBN 7-80548-976-9

I. 湖... II. 肖... III. ①人口迁移—历史—研究—湖广—明清时代②人口迁移—历史—研究—四川省—明清时代 IV. C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5199 号

责任编辑: 丁开明

特约编辑: 柳 絮

封面设计: 周 明

责任校对: 伍登富等

**湖广填四川**

肖 平 著

图片提供 方全明等

---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编: 610017)

四川新华集团经销 成都市新凤印刷厂

880mm×1230mm 32 开 6.125 印张 插页 11 1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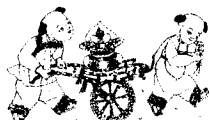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48-976-9/K·14 定价: 20.00 元

---

电话: (028) 86619530 (综合类) 86613762 (棋牌类) 86615250 (发行部)

# 流沙河·序



从成都迁回金堂县城（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我上四岁，已能记事。印象有终身难忘者，一是从西街拐入槐树街口，遥望老家门墙内的五棵大槐，浓荫可爱，上有栖鸦聒噪；二是八字墙的门口，阶下铺以石板，两旁码着石条，以利雨天行走；三是大小两个院坝，有

树有花，石缸养鱼，两庑与环廊，大厅与中堂，高悬大匾十张以上，各有榜书金字“勤俭家声”“耕读传家”“乐善好施”“高谈转清”“紫微高照”“堂高燕喜”“鸾翔凤翥”“美轮美奂”“山海年长”“国恩家庆”等等；四是正堂的神龛桌甚高，当中供奉“余氏堂上高曾远祖之位”木牌。左右对联一副，也是木刻金字。上联“九江开世泽”，下联“四谏起家声”。我的那些高曾远祖们仿佛都端坐在神龛桌上，从今排列到古，一个接续一个，愈退愈远，一直退到四千年前“禹疏九河”为止。噫，你会疑问：“难道夏禹王姓余吗？”答：“他的太太是涂山氏。涂字的古写是余字底下两个山字并排，可知涂就是余。”如此说来，看那上联便知我们余姓认夏禹王为姑爷了。下联说到北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富弼、蔡襄、余靖四位直声满天下的谏议大夫，那余靖正是余姓的祖宗。原来我家血缘可以上溯伟人名人，沾姑爷光，也算“天潢一

脉”。看看这来头,也就很简单了。幼孩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七八岁,长辈告知,金堂县北门外大小寺那一带姓余的是我们的本家。那年的清明节到那里去祭祖,眼见男丁挤满祠堂,其数上百,几乎尽是乡下农夫,使我深感意外。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子弟,细皮嫩脸,衣着光鲜,仅占现场余姓子孙后裔十分之一罢了。祠堂石碑记载明白,我们的远祖其实是农夫,是胼手胝足,鞅衣百结的农夫,不涉谏议大夫余靖,更牵扯不上夏禹王。对联在说谎,这可耻的虚荣!

许多年后,我都老了,整理族谱,才发现我们余姓子孙也是移民后裔。从我这一代向上推,第八代余良(或余良正)来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其地在今江苏省泰兴县军旺镇的乡下。名曰湾,想系河湾处吧。良公(或良正公)出身农家,任职武官。康熙初年奉调四川成都,见城市已全毁,便辞职为民了。先移家资阳县,后迁居彭县隆丰场化成院侧,在此终老。其子余允信迁居金堂县外北大小寺,等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插占百亩,娶得本乡黄姓女子为妻,协力垦荒。夫妻二人砍伐荆榛,耕田引水,栽秧打谷。又植一长排柏树苗,移葬父母遗骨于此。我七八岁来祭祖时,柏树早已成林,葱葱茏茏,远远就能望见,蔚成乡土风景。

农夫余允信算是金堂县我们余家的一世祖。他有二子,余绍唐行医,余绍虞读书。传到孙辈,余怀管理家业,人丁兴旺,田产增至千亩,虽已致富,犹勤劳作。又传到曾孙辈,其中余纯笏迁居金堂县城,修建槐树街的余家大院。时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了。

在肖平的这本《湖广填四川》书中,类似余允信这样的外省移民,举例甚多,事迹曲折有趣,往往悲壮感人。其间尤以第三第四两章最

为精彩。移民过程之艰难困苦,创业成功之欢笑豪情,具体交代,生动陈说,史实确凿,文情两茂,为同类著作所未见,堪称翘楚。比较起来,我家故事就显得苍白寡趣了。然而不揣冒昧写出,以附骥尾,实欲提醒读者,你家神龛上的说词,对联也好,挂匾也好,多不可信,宜详察之。拿匾来说,李姓总挂“紫气东来”,未必皆是老聃后裔;陈姓总挂“妣训遗风”,未必皆是虞舜族人;冯姓总挂“大树家风”,未必皆是将军子孙;曾姓总挂“三省堂”,未必皆是孝子后人。凡我川人,绝大多数都有移民远祖,当初尽是穷苦农夫。发迹之后,不免多方掩饰,强认伟人名人为自家的祖宗,这是常有的事。许多人和我从前一样,不知自身之为移民后代。他们见自家的父辈祖辈都有知识文化,就以为出身于“书香门第”,遂忘了清朝初年背着破麻袋,担着烂棉被,晓行夜宿,跋涉在湘西入川路上的“一世祖”,这真不应该啊。

说起这条“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万分有幸,鄙人走过,就是从湘西吉首到川东酉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扩宽了的湘川公路。车到三角地(此系地名),湘西友人介绍说:“湖广移民走到这里,要作最后选择。前面路分岔了,右去四川,左去贵州。”听他这样说,我立刻想到:“远祖留迹于此,向右去了。如果他病死在乱山中,就不会有我坐在车里了。”此时满怀感恩之忱,看清自身在历史长河中何其藐小,一芥一屑,偶然存在而已。

现今社会,人趋实惠,多无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这一类移民史,不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说艰难处境中的劳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读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唤醒川人年青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重温吃苦耐劳精神,以期历史资源古为今用,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愿以拙文代序。

2004年11月19日在成都大慈寺路

# 一段值得重写的历史

(代前言)



我萌生写《湖广填四川》这本书的想法,已经有很多年了。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倒不是因为我不准确地复原当时波澜壮阔的移民场景,而是因为我还没有看清这次“事件”对四川近现代史的影响。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比较关注“湖广填四川”这件事本身,而忽略了它日后对于

四川乃至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一缺憾是致命的,就像我们每天埋头工作,而忘记了这样的工作对日后有何意义和价值一样,如果匆匆写书,所有的揭示和叙述,几乎都是白搭。

等我花费好几年时间,弄明白“湖广填四川”对于四川的意义和价值以后,我决定动笔了。在我以前的想象中,这本书应该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和丰富充盈的想像力,它是个人情感与大的历史事件相结合的产物,除了那些在史籍、族谱、地方志和传说中可以找到的东西以外,它还应当有个人的感悟、个人的视角和个人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史实才是鲜活的,才会闪烁出人性和智慧的光辉。写作实践证明我以上的想法是对的。我花费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这本书,我感到穿行于浩瀚的历史和神奇久远的往事中的快乐;同时,也为自己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看法感到自豪。是的,“湖广填四川”对于四川的影

响的确太大了。可以说,没有这次移民事件,就没有四川日后的辉煌,四川也不会涌现出那么多杰出的人物,甚至连文化方面的走向也会发生嬗变,走向一个更为单一和自满的方向。而事实上这次事件发生了,我们成了移民的后裔,我们亲眼目睹了四川近现代史朝着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方向发展。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開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四川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移民事件,不止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这一次,还包括秦灭巴蜀后的大移民、西晋末年的全国性北方人口南迁、元末明初北方移民进入四川、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等五六次,而其中尤以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最大。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

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我比较关注的是移民们入川的经历、创业的历程以及这次事件对四川日后的巨大影响。我觉得只要弄清楚这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明白了“湖广填四川”的意义。

移民入川和创业的艰辛,在本书中有较多的描绘。作为一个广东移民家庭的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痛苦、悲壮、欢欣与惆怅。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量去贴近他们的内心,以至后来,我恍惚觉得自己是跟他们一起千里迢迢来到四川的。我甚至觉得自己看清了他们脸上的神情和衣襟上的尘土,听清了他们在艰辛旅途中的谈话。当我看见他们在四川的残垣断壁和荒草丛中修建第一所住宅时,我甚至都想上去帮他们拉拉锯,夯夯土。

然而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有十分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物质基础。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我常常把“湖广填四川”跟美国近代的移民运动做对比,虽然美国的移民运动时间稍晚,但两者间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铸造了

一种包容和自信的民族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享受生活的那么一种处世理念。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的时候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我赞同四川作家洁尘关于成都这座城市(乃至四川全境)与人群特性的看法:“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在经历过“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荡涤以后,真的产生了一种“新四川人”和“新四川文化”。

一首关于成都的《竹枝词》这样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按照这里的说法，成都是找不到十代以上的土著的（史料也称，成都在清代初年曾经13年无人烟）。那么这种包容和健康的心态从何而来呢？是四川固有的吗？显然不是，那是来自于移民社会长期的磨炼、实践和熏陶。四川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写完以后，我认为它是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八本书中最好的一本。它好在哪里？一是它较少以前的书所出现的瑕疵（包括史实错误）——这里要特别感谢流沙河先生，他不但为本书作了序，而且在翻阅过程中指出了若干严重的错漏，有些文字和史实他甚至标明了详细的出处，这种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和先生渊博的学识令我非常感佩。二是这本书有新的思想和观点；三是它最能体现我的个人文风。当然，这样的看法大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还是请读者朋友们来批评指正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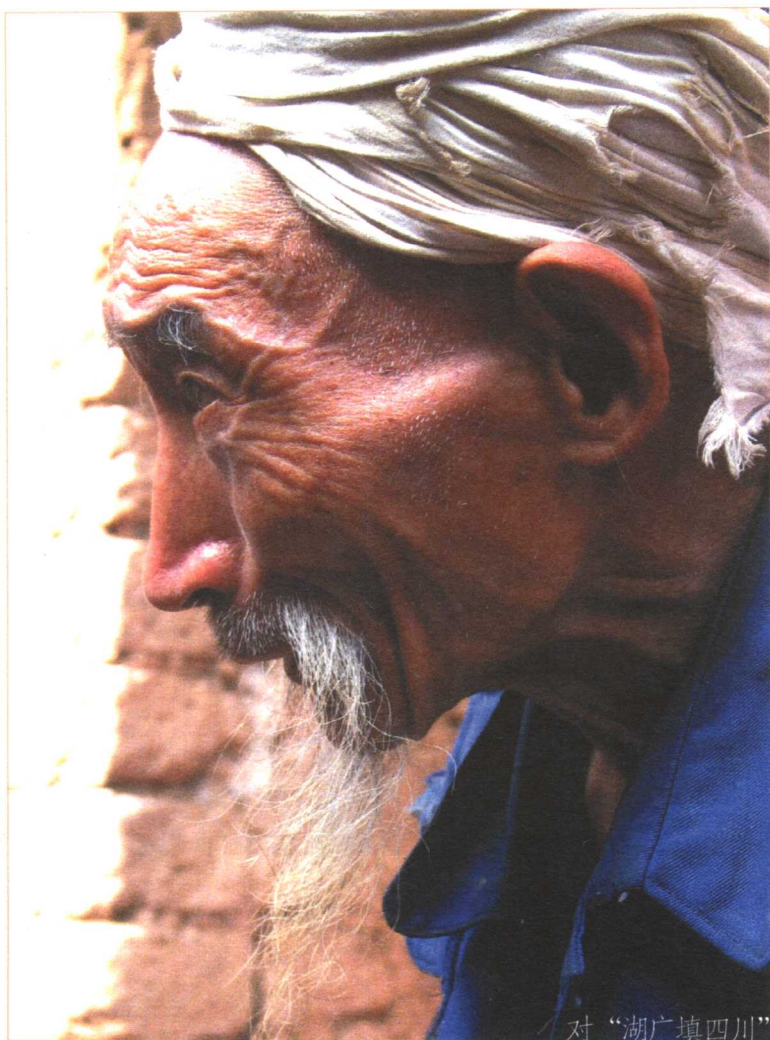
肖 平

2004年岁末 于成都南河苑

洛带镇广东会馆



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  
为四川现存规模最大的客家人移民会馆。



对“湖广填四川”

这一历史事件，不少老年人记忆犹新，  
它是祖先们所经历的一段传奇往事。



四川集市和场镇的繁荣  
是移民入川以后陆续兴起的社会现象，  
是各省移民在新环境中经济和人情交往的特殊单元。

移民们在四川这块沃土扎根下来，  
开始了与这块土地生生不息的舞蹈。



### 客家人



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部分，客家人喜欢用龙舞表达他们在四川安居乐业的现实和奋发向上的精神。